

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

# 《读书》十年

杨之水◎著

DU SHU

四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四

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

# 《读书》十年

扬之水◎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一九九五年 / 001

一九九六年 / 207

### 附录

“不三不四”的《读书》 / 239

营造文化阁楼——

再说“不三不四”的《读书》 / 243

旧版后记一 / 246

旧版后记二 / 250

旧版后记三 / 251

人名索引 / 255

一九九五年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 一月一日 星期日

读书一日。

梅节全校本四册《金瓶梅》读竟。

## 一月二日 星期一

读《醒世姻缘传》。

午间老沈送来邮件，有郑至慧寄《景午丛编》(上、下)，吴兴文寄《红楼梦魇》《对照记》。

## 一月三日 星期二

往编辑部。先经王世襄先生家，——昨天接到电话，说有一批书要处理，要我去挑一挑。多是杂志，无可取，只拣了台湾出的几本书目丛刊。看到师母自制了不少剪纸的贺年片。

往丁聪先生家取《诗画话》，送去前几日借下的《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卷和金银器卷，并在那里翻阅了印染织绣卷。

去的时候，是搭了李哈生的车。一路聊起来，知道他住的西四大拐棒胡同文物局宿舍。原是李莲英的花园，三进大院落，内有假山、水池、果木，很是气派。有一间大厅，正梁是楠木的。他们原住第一进中的南房。一九七五年时被文物局拆掉，盖成楼房，做宿舍。

## 一月四日 星期三

往编辑部，处理《边缘人语》二校样。

午后往董乐山处送校样。

访梵澄先生。提到中华书局上海发行所有一位陆费伯鸿，信阴阳八卦之说，连办公室的布置，都是遵八卦之方位。三十年

代遇刺身亡，却不知刺者为谁，因何行凶。

读《醒世姻缘传》。

一月五日 星期四

往铁道部，看望外婆。

归途往琉璃厂，购得《南京文献》《石点头》《锦绣万花谷》《中国染织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先秦职官表》《施琅评传》。

读《儒林外史》。

一月六日 星期五

往编辑部，忙乱一日。

得陈克艰来信。惊悉刘鸿图先生因脑溢血遽归道山(十二月二十二日)，不胜震悼。虽与他只有一面之缘，但通信往来有年，却又总是得书多，复书少。未曾想到先生如此不寿。

午间被老沈、李永平强拉往和平里的毛家餐馆午饭。编辑部诸同仁外，一位贵宾是刘杲。饭菜极一般，红烧肉、酸豆角、腊味合蒸之类，费四百余元。

一月七日 星期六

往任乾星先生家送书款。

读《儒林外史》。

将从婺源到九江的日记整理出来，请志仁看，被他否定了。弄得人好不丧气。

一月八日 星期日

一日大风。

小航早起突然发起烧来。把小时吃的退烧良药按方抓来，吃下去，也没见效。折腾了一天。

把稿子又斟酌改完，自觉得好了。

一月九日 星期一

小航仍发烧，休学一日。

读《儒林外史》。

虽然早就读过，但因为没读出味儿来，竟没留下印象。如今果然觉得好。但文法、话头也全承前朝说部而来。相比之下，它的好，也还不是特别突出。

一月十日 星期二

小航烧退，仍休学。

读《醒世姻缘传》。

语言之妙，实在令人赞叹。贩夫走卒，五行八作，声口逼肖。今人拍的古代题材的电影、电视，语言总是不过关，为什么就不认真研究一下当时人的作品？

午后往编辑部。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往编辑部。

午间往王世襄先生家。先是，负翁打电话来，说《留梦集》已经出版了。今日适有王世襄先生邀饭，可往王府寻他，以便取书。又嘱：索性饭口上去。若留饭呢，就坐下共饭了。因遵嘱午时前往。果被王先生夫妇一齐留住。王先生拿出手艺来，置办了六款：香菇冬笋炒雪里蕻、盐水鸭肝、白肉熬白菜、锅塌豆腐、海

米烧大葱、糟熘肉片。别的都不见出色，唯烧大葱是一手绝活儿，居然一点儿没有了葱味儿。师母说，昨天为了买葱，走遍了一条街。这么一小盘子，用了一捆葱，剥下来的葱叶子就有一筐。负翁赞不绝口。最后连汤汤水水都吃净了。

将《醒世姻缘传》读完。真想说它是一部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虽然情节、结构未如《金瓶梅》谨严，但反映的社会生活却更广阔。典章制度，正史里只有皇皇具文，这里则有真切的图景。可知那文字上的堂皇，掩饰了多少腌臢。

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收到陈老师寄来的《婺源乡土建筑》稿。

这实录式的写法，悲凉之绪渗透其中，像是一曲挽歌。但旧文化之完结早是不可挽回。可悲的只是新的文化并没有建立，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空白。当然，这个“空白”，也是历史。

建筑是以社会背景为依托的。文化结构，人的素养，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建筑还能够独立存在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谈保护，简直是讽刺。

民居，尤其和居人血肉相连。婺源的乡土建筑与婺源的乡民，好像已经成了互相分离的两部分。对自己的栖居之所，并没有亲情，并没有留连。靠几位学者的赞叹，能有什么保护的效用？这些赞叹带来的唯一的效应是，乡民们知道了：这房子值钱，大概能够带来经济效益。

和这些建筑真正血肉相连的主人，早已随着时代而逝去。如今的居者，早就改变了成分。既不是房屋的建设者，也不是直

接的继承人，只是由于社会大变动而突然易主。房子对于今天的主人，只是房子而已，再没有任何文化的含义。

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往编辑部，处理初校样。

读冯梦龙《古今笑史》。

唐思东交下蔡蓉所作《阳光与荒原的诱惑》，一气读毕。

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给蔡蓉写了一封信，略云：

我怕去过西藏的人和我谈起西藏，——这是一个太强烈、太强烈的诱惑。所以，“唐老师”向我推荐《阳光与荒原的诱惑》时，我先就生畏：不能实现的愿望，这种诱惑，教人受不了。

但我到底翻开了第一页，并且，不能罢手地读到最后一页。我不想掩饰我的嫉妒，因为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万里独行的朝圣者，应该是我。

“我被一片炫目的精美图画所震撼而失去了语言的能力。一时间，我脑中空空，除了色彩和一种辉煌的神圣感，我什么也想不起来……”

明明是的话，可完完全全成了我的感受。放下电话，我努力想整理出一条思绪，写一则大致成篇的文字。但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也许还是可恶的嫉妒心在作怪。我实在舍不得对这本书的作者奉上太多的好话，虽然书和书的缔造者都是绝对出色的。但它们的共同的缔造者却是阳光与荒原。任何一个有灵性的人，在追逐阳光的荒原行旅中，都会造就自己生命的辉煌。所

以,我执拗地认为,我面对的蔡蓉和她的书,都是阳光与荒原的赐予。否则,就无法解释,自小体弱多病,体重只有七十斤的你,怎么能够完成这样的旅行。换上我呢,我相信我会走得更远,我会更长久地在古格城堡守候它的日出日落,会更加平静地倾听静寂中的热烈,倾听生命在沉默中蓄积的力量。我想,我会更彻底地从以往的记忆中走出来,与阳光,与荒原,融为一体。在这儿,不需要知识,不需要语言,只需要生命的体验。大概也泯灭了生与死的界限:把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全部交出来,交给阳光,交给荒原,成为它的一部分(古格城堡遗址崖洞中的干尸,是死的还是活的?有了几百年生命的枯骨向你诉说的,不比活人少罢)。

说句残忍的话,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轮回。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阳光与荒原中的蔡蓉已经死了。因为她必须再次回到以往的记忆中,用知识,用语言,甚至用现代技术,追述她的前生。没有这一番追述,蔡蓉就真的随风而逝了。而有了这番追述,活生生的体验就此被凝定在纸上。曾经有过的不可思议的生命之活力,随着它的永生也就永死了。这本书,是对生的回忆也是对生的祭奠,它在追悼一个永逝不返的生命。

我用这样的残忍找到了平静自己的良方:《阳光与荒原的诱惑》不是诱惑,真正的诱惑是不知诱惑为何物的阳光与荒原,及长久依存于它的万千生灵。阳光与荒原的访问者,终究要回到她的家园。但按照“轮回”的说法,“前生”必要在“来世”打上

印记的。打了这样印记的蔡蓉，在已经转世的来生，会活得更纯粹。

我羡慕你，虽然仍是充满嫉妒的。

往编辑部。

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将“探寻尘封下的智慧”草成。

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

往荣宝斋访萨本介，取稿。他一定要当面将稿子朗读一遍，再三拒绝，也还是不行，只得危坐而聆听。

到任乾星先生家取来《中国美术全集》印染纺织卷（代我七五折购得），先生并以一张故宫优待券持赠。

阅《脂麻通鉴》二校。

收到杨璐寄赠的《人海诗区》。

一月十七日 星期二

往编辑部。

读《明史·选举志》。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三

往编辑部。

收到周劭先生寄赠的《闲话皇帝》《横眉集》，黄裳先生寄赠的《春夜随笔》，还有陆灏转来沈双所赠两盒书签。

甘琦来。午间沈、吴等与甘琦、孟湄、戴燕往明洲午饭，未往。

读《选举志》。

一月十九日 星期四

往编辑部。

读《舆服志》，忽然想要编一部中国古代服饰辞典，不过这是一个大工程，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一月廿日 星期五

往编辑部，做发稿准备，忙大半日。

读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

一月廿一日 星期六

在文物出版社服务部购得《宋明织绣》。

傍晚忽报史家营来人，真有点不敢相信，一看，果然！原是小文战、任正发、小四儿和小霞的丈夫，还有一个是司机。文战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一问之下，才知道已是三十五岁），可印象中，他还是那个又小又瘦的鬼灵精。任正发模样没大变，就是老了好多。现在两口子都在良乡，任还在供销社，史富花仍教书，有两个孩子，于广英大婶仍健在。

文战承包了煤窑，早就发了大财，目前每年至少有三百万的利润。这一回辗转找到我，是想请我“指导”他作诗。他说，发了财，可不想乱花钱，只想多读点书，搞点创作，当场写了他的两首咏梅诗：

不争兰君三月天，清池园内让菊莲。待冬寒剑刺破骨，滴作血粉美人间。（其一）

雪映芳梅风百度，韵雅高洁历寒尘。疾风萧朔（瑟）逐俗客，

飘香四野邀明春。(其二)

意思还不错,但诗音韵不足,亦不合律,却也很不容易了,字还写得挺漂亮。

送客送到大门外,原来他们开了一辆奥迪车,文战说,明年要换奔驰。

晚间老沈打电话来,说王佐良先生去世了,真有点不敢相信。前不久正为编书事和先生反复通了几次电话,几天前收到书稿并为《读书》写的一篇文章,一切都像刚刚发生的,转眼竟人神两途!

一月廿二日 星期日

读舆服之类。

阅校样。

往王世襄先生家取得朱传荣编辑的《帝京旧影》。

陆灏打电话来,说了他进一步了解到的情况:佐良先生逝世于十二月十九日晚七时。先生编完书稿,又应老沈之约写了一篇怀念穆旦的文章,然后说:“这一回可以彻底休息了。”不料竟是一言成讖。

和蔡蓉通电话,发现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月廿三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

读孙机“论丛”。

午后接到上海东方电视台电话,说看了第十二期介绍新叶村乡土建筑的文章,喜欢得不得了,因准备拍摄新叶,并请我一

起去，为之撰写解说词。但行程订在二十八号，为时一周，正是春节期间，和志仁商量，被他一口否决，只得作罢。

傍晚王翼奇过访。

#### 一月廿四日 星期二

往历史博物馆参观通史陈列。展厅一楼装修了两年多，年前才刚刚开展，止于魏晋南北朝。说二楼的装修至少也得一年多。

往前门新开业的沪版书店，购得《金瓶梅辞典》。

小璐捎来小白子代购的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部。一看定价，九百八十港币，不觉一惊。晚间小白子打电话给志仁，说是算作礼物了。志仁执意不肯，他道：“一千港币在我这儿就好比一二十块钱。”志仁才没话说了。

#### 一月廿五日 星期三

往编辑部。

读沈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 一月廿六日 星期四

往文采阁。三联宴请老朋友，其实除了老苑邀请的一位王德友之外，全部都是《读书》的作者。

与陈平原同席，他为我夹了一只红焖大虾。除了这只虾之外，只吃了四个小烧饼。

接到辛丰年来书，批评“尘封下的智慧”写得不好。

#### 一月廿七日 星期五

认真琢磨了辛丰年的意见，将文章大作修改，定名为“尘封

了的舞台”。这一回感觉好多了。

午间编辑部“团拜”：在美尼姆斯共进午餐。同坐尚有薛正强伉俪。小范因前些时锁骨错位尚未痊愈，戴了一个气垫，倒像一件时髦的装饰，很漂亮。

三点钟在凯莱与齐福乐、蓝克利会面，共议中法学者关于城市文化讨论会的内容安排。一下午无结果。

### 一月廿八日 星期六

读孙机“论丛”。

午后往首都影院看《红粉》(光大组织的)。甚觉一般，尤其吵架吵得不精彩，不见个性。对比《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金锁记》中的七巧，简直就如没盐没油一般。

在中华购得何冠环著《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

### 一月廿九日 星期日

三联举办联欢会，未往。

一日读书(舆服类)。

### 一月卅日 星期一

一盆水仙花都打了骨朵，清晨起来看见开出了第一朵花。

一日读书。

### 一月卅一日 星期二 正月初一

从服饰史中读到“紫褙裆、石榴裙、红绿帔子”，便找出了《霍小玉》，又是《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一篇，读过几遍了，每次眼底下都要热一回。《莺莺传》中，红娘捧崔氏而至，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真是妙笔。至董西厢、王西厢，极尽曲

折、极力铺陈，转觉辞费。

再翻，至《长恨歌传》，更将思绪岔开去。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挟着风雷，带着血腥的大事件，变成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像是一个错接。但这样的解释最容易被接受。虽曰托微讽于歌诗，却掩不住热辣辣的歆羡。

一曲霓裳羽衣，划分了一个时代。

周劭《闲话皇帝》中有一篇“杨贵妃为什么不做皇后”，云至今疑团未解。

玉环不是吕后，不是武则天，没有权力欲，没有政治野心。不过“如汉武帝李夫人”，又“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

做了皇后，便所谓“母仪天下”，要在规矩中讨生活，如何还有乐趣？

除了唐人画唐人之外，标准的仕女画中的仕女，服饰大抵都不是唐代的。这个传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今人也这样继承了。以前特别喜欢王叔暉的工笔仕女，西厢记邮票中的崔莺莺和红娘，却都不是唐装。

二月一日 星期三

中国人崇尚规矩，规矩还没有成为文字的时代就有了规矩。有了文字的规矩，规矩就完完全全成了死板的文字。

按照规矩行事的贞女、烈女，只在方志、碑铭上留下了几行冷冰冰的记述文字。男人们喜欢的，到底是妖孽、狐媚之类的尤